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綫裝書局

奇明保列傳

奇明保列傳

奇明保烏扎拉氏滿洲正白旗人駐防熱河駐

防由行伍升熱河前鋒藍翎長嘉慶十年

遷前鋒校十一年改騎校授騎校副都統福

長安修整圍內橋道十年下部議十

五年遷防禦十六年擢佐領十七年因圖

默特旗台吉達里呈控案內發交承德府

知府着押人犯並先行白片率用書函部

議罰二十一年以幫辦刑名掛印經都統和英保奏二十二年軍政

卓異二十三年升協領道光元年都

統松筠以在刑司審案十年餘年頗屬奮勉

升前鋒校保奏二年遷

保定府城守尉四年擢錦州副都統六年

七月奏上年所屬夏旱間有蟲災秋間兼

被風雨冰雹草價昂貴高橋沙河等驛准

借馬乾銀半以月奉命每七月奉

上諭現因喀什噶爾逆回滋擾已降旨令富俊

標成捷派吉林黑龍江馬隊兵各一千名馳

赴回疆會剿並飭各派副都統一員及得力

帶兵官員帶領分起前進該官兵等原騎馬

正長途疲乏至大凌河應須更換諸晉昌奇

明保等稟奉具甘即挑備騰壯馬二千匹在

大凌河預備更換由輝明吉林黑龍江兩路官

知該處行是到特將原在之馬照數更換

換其騎官等屬騎馬匹即留于大凌河牧

廠囑各司也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當即

遵親赴馬廠選擇同該統領等於騎馬羣

中選一千五百匹驃馬車由擇五百匹俟

官兵抵大凌河更換以利進行報

聞八月吉林黑龍江官兵按起過境換給馬匹

隨將委員赴京收回及所換確數具奏

年六月奏錦州一帶水災

上命勘確奏聞七月奏上月十二日

奉旨錦州一帶水災九十里

奉旨錦州一帶水災九十里

奉旨錦州一帶水災九十里

平地水深丈餘轉遠東南由螞蟻屯入海

附近開闢溝渠并沖失掛旗民房

幾九千二百餘間水過驟鋪戶居

民不及走避被沖人數不下千餘幸時在

白晝耳目易周同時各官督率兵役人夫

駕船撐筏拯救甚多且滿急湍飛頃即渙

散被沖之人援木擱淺因而得生者亦復

不少現在查勘登陸旗民男婦二百

二十八人

已獲屍軀飭令親屬領葬無

親屬者官為殮埋未獲屍軀趕緊打撈惟

該城西關沿河一帶向有力作營生貧民

並無一定住址鄉保里甲皆不知其姓名

暨往來行旅多非素識其是否被沖無從

稽考應飭該地方官隨時留心訪察據實

呈報謹查照成案請給一月口糧

從之元月奏莊頭郭桂風之父貢生郭廷禧呈

控署府吳崑勒令伊等錢行開便錢帖於

萬壽日違例用刑鎖押經田夢熊等賄囑前任

知府德慶向署府說允始行釋放等情請

交

盛京刑部審辦八年復奏所屬水災兼之明

年恭逢

皇上巡幸

盛京所轄九驛共應增馬一千餘匹所需草

豆按馬加增必須年前預為備買據案續

借馬乾俾資接濟如所請行九年

皇上恭逢

祖陵盛京

賞銀四百兩十年奏內閣奉

上諭朕謂

祖陵巡幸盛京所有奉天屬錢糧及各莊頭糧石

俱已分別施恩其盛京等處旗地亦應普加

惠澤著將盛京興遠遼陽牛莊蓋平熊岳復

州金州岫巖鳳凰城開原錦州寧遠廣寧義

州等十五處旗地應納本年米豆草束免征

一半其道光八年以前積欠並著該部查明

一併寬免至各莊丁應完本年丁米亦著免

其輸納俾旗人均沾實惠該部即遵諭行欽此

遵即查明大糧莊頭應納差銀據案分別

征免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十二年以兼管管莊衙門委主事等於補

放莊頭名缺辦理錯誤罰俸半年十五年

放莊頭名缺辦理錯誤罰俸半年十五年

二月署黑龍江將軍四月齊齊哈爾副都

統文溥患病奇明保代奏懇請開缺回旗

調理

上以文溥並不自行具奏不曉事體著交部議

處奇明保代奏亦屬不合著傳旨由飭九

月奉奏

奇明保等奏俄僱邊界卡倫甚關緊要不

會中軍總管沙克都爾策楞副總管策

楞多爾濟疏忽派出卡倫官員以致重誤要

著值班疎屬不曉輕重沙克都爾策楞副總

管策楞多爾濟均著交部議處十二月奏黑

龍江永遠鎖禁之宗室圖克坦在外滋事

被人毆斃請將任意疏縱驗訊失實之刑

司協領拉爾桑阿等解任質審十七年覆

察開散張文昇傷斃人命四日部議罰俸

以違例奏請將伊子福祿堪揀發近省部

議降三級調用

上改為降^五級留任^又員壽兼管大凌河牧羣

馬正倒斃較多請^下部察議嗣以失察恩

騎尉恩祥逃走部議罰俸^九月奏莊頭供

喂官馬應需豆石請定章程自本年為始

寧遠等四州縣應造豆冊仍照前任將軍

奕經復定於立冬半月前由該管知府彙

送以便趕辦豆票放與莊頭赴倉關領應

解豆折銀兩亦照奕經改擬除去請撥往

返程限仍於冬至前十日由該府提齊分

放俾莊頭等及時備豆以供馬差倘州縣

仍敢故違定限立即咨明奉天府府尹飭

取職名送部議處^力月因造^造道^道

以^考成^冊等餘地^地成^成遲^遲降二級留任

十二月^後以^以軍政造冊遲延罰俸^十九年調

杭州將軍二十年六月^按年^年副都統^統

事機報張張船寬入傷官兵兵械則將軍
有乘船午浦之費即由驛具奏於防城

自奉山、張、日、百、餘、名、馳、往、應、援、七、月

論以在無報報守禦仍一宜嚴固為保若仍
諭前據其喜奏夷船駛至甘浦海口該副都

統率兵堵禦當降旨令查明具奏核據奇明
保奏稱夷船被擊後退甯外洋現已哨探無

蹤並查明滿漢兵丁傷斃六名著咨部議卹
十一月初三日奉前上浦夷船被擊後經派派航

州官兵二百餘名各帶隨船援剿

命回杭城守禦更換副都統恒興帶兵前往會

同林喜協守
十二月奏

進軍蒙

督簡

欽差大臣往粵查辦該夷必赴粵聽候定海夷

船亦必漸撤此後乍浦只宜加意防範不

可擅動該處駐防滿兵以及水師有長喜

督率足資守禦恒興應回杭州本任前調

赴援官兵及防守潮神廟一帶屯戍官兵

均請撤回

允之二十二年二月

諭以奇明保年逾七旬精力就衰著來京候旨

七月進京以原品休致

恩准住京留旗二十三年卒子福祿堪候補通

判孫恩聯八品筆帖式

陳亦江陳繼山對才簡入堂以事相議不
得及大司馬事相繼發其各其事相對多疑其

會商

在案

因事相對才簡入堂以事相議不

得及大司馬事相繼發其各其事相對多疑其

會商

在案

因事相對才簡入堂以事相議不

得及大司馬事相繼發其各其事相對多疑其

會商

在案

因事相對才簡入堂以事相議不

得及大司馬事相繼發其各其事相對多疑其

會商



古愚先生沒後二十 七周年學說紀念文

劉古愚先生沒後二十七周年學說紀念文

本年國歷九月二十四日，即舊歷八月十三日，爲古愚先生沒後二十七周年之期，在籍同人，每年屆期致祭，以爲紀念。今歲一遠在舊京，未能與於邊豆之薦，然念師說之傳，實于力行發揮而光大之，祭祀紀念日，宜發明先生學說，使海內人士，知西北偏僻之風，有大儒如先生，不計一身之窮通，殷殷然以憂國救民爲己任，庶幾聞風興起，引先生爲同志，用先生之說，以維今日之時局，請略叙于右，與國人商榷焉。

(一) 欲明先生之學說，須先明先生身世之環境。

清代學術凡三變，入關之初，用程朱之說，以範圍士子，繼開鴻詞科，招致人才，是爲文詞摹仿時代，中葉修輯四庫全書，考據訓詁之學興，是爲漢學時代，道光以後，通商事起，以翻譯製造爲時尚，是爲趨重西學時代，然西學之興，惟沿海商埠則然，邊鄙之區，惟以八股應試之文爲重，陝居西北，豈能外此？士人又受清初二曲先生之傳，以孤高絕俗相尚，同治中葉，回亂創平，大吏治陝者，聞三原賀復齋之名，剽章褒薦，表率關隴，陝人士翕然推之，又以程朱之學爲第

一時先生年近三十，已知東南受英法各國之偏，而通商傳教，非中國本意，中國以後，將時與英法各國相周旋，專求舊學，不足以維中國之局，而報章未興，譯書莫睹，惟以情理推測而已，所以然者，先生年十八，爲咸豐十一年，英法兵入北京，清文宗避熱河，其後和議成，宣示條約于各行省，先生應縣試，于壁上見和約榜示，大清國與大英大法兩國並列，恍然於西國勢力之強，中國不能抗，而留心西國事實之觀念，以立至光緒之季，有甲午庚子之變，而先生之主張益堅，此當時環境，常人不以爲意，而先生見微知著，沉機獨斷，排衆人之議，爲西北先覺，其變更學派者，以此，其負謗驚俗亦以此。

(二) 先生身世既明，其創立學說，以官師合一，即事爲學，而歸本于治鄉，以鄉學爲入手方法。

總其生平學說大綱，約分三事。

(一) 教士 味經書院課程 味經校勘章程 論崇實書院諸生

甘肅大堂提要

(二) 事業 種蠶 紡織

蠶桑

(三) 鄉治

行周禮必自鄉學始說
孔子爲中都宰說
借款收麥歸入義學章程
復鄉學社學規
鄉學 義陽借款預辦種蠶章程
義學章程
塗劭卿墓銘
與陳伯瀾書
復鄉學社學規
與沈學政書

然先生終身以教士爲事，實業鄉治，皆以試其所學，而早歲得力，實爲陽明之學，其言曰：陽明會合白沙甘泉之說，括以致良知三字，單傳直指，一針見血，使學人聞言立悟，有所執持，以循循于學問之途，故自陽明之說出，海內學人趨起，名儒輩出，蓋自周程創興儒教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與王令初論先生之學又博采異同，不立門戶，其言曰：今日講學，萬不宜自隘程途，懸一孔子之道，爲的，任人之擇途而往，不惟不分程朱陸王，即荀楊管商申韓黃老雜糅詞章，以及農工商賈，皆爲孔教之人，苟專心向道，皆能同於聖人，而耶佛亦可爲吾方外之友。論朱陸異同書

此其爲學之宗旨也，經學自抒心得，以古義相印證，晚年亦取今文家之說，及甲午以後，注重西人之藝學，以空言無實用，爲中國受病之因，嘗曰：救國貧弱，莫大于興學，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非僅造士成材也，納民于學，使皆爲有用之材，以自治其業，所謂化民成俗也。見學記又曰：宇內大通，生齒日煩，養民而外無所謂政，亦無所謂學，倫理學者所以迪民志，使知有公利也，科學者所以擴生利之具也，至于講武明刑，則所以謀保富，不使侵奪于外族，爭戰于同種也。見先生其鞭辟士心，使痛除癥結，則曰：聞人之長而必言其短，見人之短而特甚其詞，此爭名之心發于外也，居處飲食不相讓，學問事業不相讓，此爭利之心適于中也，及至居官，以空疏無材，競名利之私，其能不嫉賢妬能，貪榮慕勢，如詩之所謂伐求乎，官方壞則事事失人心，今日人心之渙，未必不自吾輩存心醜而之也。見時務齊學規呼鳴此等鐵錘見血之言，雖以戒當時諸生，而民國以來，無論何種大小政府中人，其能免于先生此等之斥責耶，先生似燭照于二十餘年以前，揭示于二十餘年以後，願吾人引以自鏡，其有動于中，以謝先生否耶，蠶桑種蠶紡織之事，先生急力提倡，以財力不繼，事皆無成，其辦法始末，文集中俱載之，今不再贅。

鄉治之事，乃晚年所主張，其行周禮必自鄉學始說一篇，詳悉言之矣，其論孔子爲中都宰曰：聖人爲政，必從治鄉下手，故所叙治績，皆民間事，論語所言，皆使出治者自治其心，多未及施于民之事，欲實知所施于民，當取證于孟子之言，孟子爲亞聖，七十子後儒家之宗，其所言，無一不出于孔子，故證以孟子之言，即得孔子之所以爲治，孟子陳王道，反復于齊梁之庭者，千百餘言，而其歸宿，則爲制田里，教樹畜，導養其老，使養其老，制田里，必經營於民間，然猶可以刑督促之，若教樹畜，導養其老，使養其老，非家至而日見之，不可，豈僅立一法出一令，能使民之必從哉，按戶而察雞豚，入閭門而導養其老，聖人即百倍于巫馬期之披星戴月，豈能三月之間，遂收男女異塗道不拾遺之效哉，然則聖人爲政，必有奇術矣，奇術爲何，設鄉學是也。文編又與門人陳伯瀾書曰：出山非我本意，我今注意在鄉學，不在府縣之學，在小學，不在中學大學，今日作成一虛以待試之奇才，不如作成一實而即用之凡才，當今之時勢，欲富強中國理財治兵，無從下手，惟有屈意治鄉，以固國本，行之三五年，然後再講富強之術，又曰：三代之大國，不及今之一縣，而有君有卿，有大夫，上中下士，王畿之內五家，即一下士爲之長，其爲治之詳密爲何如哉，今日欲聚民，宜先設鄉學，鄉學之師，即以治一鄉之事，而兼教其子弟，一鄉所統之

村，以里計，不得過十五，村各設學，以戶計，不得過五十，村學上統于鄉，鄉學上統于縣，各學之師，均三人，准三老耆夫游徵之職爲之，縣則統于省之學堂，此省學堂，即如今之保甲局，開學之始，即調各縣舉貢生監，聚于其中，而督撫視此等人，如已之子弟，而親與講求治鄉之法，又察其心術，然後使歸而各聯其縣之人材，編保甲立鄉學，各鄉之事，十日須一報省，如此，則上憲之令，一日可及于鄉，而鄉民之疾苦，一日可達于上，而諸善政，可次第行矣，今日造就三老耆夫游徵之才，急于良將良相，而良將良相之才，且必因試之三老耆夫游徵，易見而可信也，先生興學，始于社倉，大于借款，生息，光緒戊寅大荒之後，陝撫馮譽儒爲全陝各縣籌社倉，咸陽一縣，立倉四十四所，所各積麥一百二十五石，至光緒十五年，倉各存一借欠薄，而麥歸焉有矣，先生勸鄉人以麥還倉，移倉于先生所居之天閣村，年借年收，斗加息二升，小荒則不取息，至十九年早荒，先生與咸陽賑務，事後餘銀二千五百二十餘兩，稟請省憲，借以爲本，營運生息，期年已獲倍利，仍借民間，收麥歸倉，中經訟事，少生阻力，至光緒二十二年，倉中息麥計千餘石，恐奸民生心，于是以息麥設義學六所，咸陽四，醴泉扶風各一，其設學于體扶者，先擇經理之人，而後敢設學也，此先生以倉麥設六義學之始末也，先生嘗于沈學使書曰：愚以爲

苟欲爲陝獨設鄉學經費決不必憂但慮公無其心有其心慮無其權有其權慮縣鄉各村之師不得其人得其人則縣鄉各村各學經費師自能籌不必過慮也籌經費之法因地因時因人因事不必拘定一格陝西之財足能供陝西之用況安道味經關中及各府廳州縣書院經費俱在初不待籌則縣籌各鄉各村即以社倉爲主而各學代縣辦事一切陋規酌裁之餘以補設各學之費愚敢保其能裕如也

今以先生咸陽社會息麥興學計之。咸陽社會有四十四所。所各積麥一百二十五石。共計倉麥四千五百石。每年放出之麥。每斗加息麥二升。應收息麥九百石。村設小學。以一百石爲基本。年收息麥二十石。平均價值銀二百元。即敷小學一年之用。再即此數。以中等縣糧賦地畝戶額積麥設倉收息立學。統爲估計。陝西中縣。以歲入糧賦五萬元計。平均每畝收糧銀一角。

陝西

地畝之別。爲地五十萬畝，每畝積基本社倉麥五升，每年共積兩萬五千石，年收息麥一升，第五等之別。爲麥七萬五千石，以後每年可收息麥一萬五千石，縣中戶額以五萬計，每五十戶設一小學，應設一千小學，以收息麥一萬五千計，實可設七百小學，餘三百小學，可由縣中公款補設，其每年領麥之戶，每戶約領二石至三石，五萬戶除兩萬戶爲有力自養之家，以三萬戶領麥出息，可得一萬五千石之數，再以表明之。

五十萬畝	五萬元	五千石	五萬石	五萬石	五萬石
地畝	報銀	倉麥	息麥	戶數	學數
					學經費
					每所年二十 元所得價一百

先生經世之學注重鄉治而鄉治以鄉學爲本蓋深悉中外立國根本不同，西人根本之治，在城市，故商埠經營，修理精密，工廠建築，務極華美，各國競爭，以成今日之盛，及至中國租地闢埠，自行政令，所在國之商業金錢，遂隔斷無餘矣，中國不及加察，不審國情，襲其市埠商業之法，移治全國，是以清季變法行之十年而亂亡，民國因之，二十年而亂益甚，以西國之治在城市，中國二千年之治在鄉里，鄉里治而全國治，鄉里亂而全國亡矣，此事在先生立論時，人或

以爲迂腐無用今日觀之其論何如近年西方學者亦知調和鄉野城市之方見東方雜誌
一時感記吾國農村改良最有名者如定縣之翟城村山西各縣之村制然或立論太高模仿性太深或有名無實徒爲鉗制鄉民之具似不如酌參先生之法以聯絡民情安定民業爲主再讓進步爲效必大且先生鄉治非空空立論也涇陽循吏徐弼卿先生爲先生之至交其治涇陽成績先生嘗贊助矣咸陽陽東扶風三縣義學先生以鄉間積稟福利便鄉民兼收義學經費矣此其成效卓著非空談不負責任者比其助畫涇陽之治時先生主講涇干書院徐公縣事每有興革多與咨商先生爲之規畫不遺餘力嘗繕冊詳陳保甲辦法每鄉擇穩練紳耆分任總查里正副諸名目以次治各鄉水利農田社倉義學並稽查戶口多少貧富勤惰隨其禮貌以時延接徐公始病太繁先生曰一縣必始于一鄉故主道至纖至悉周禮管其法可師何繁爲徐公行之治涇陽七載巨細皆悉涇因以治見行狀並
徐公奏稿蓋鄉學鄉治相爲表裏必鄉得治之人而後鄉學可辦也

本爲經典，以優伶爲先知。水滸西游，盜賊魔鬼，一旦生于我國，既違外人弱我之心，徒貽後世笑談之柄，豈不痛哉！救夫歲之敗，必曰開導鄉愚之無知始矣。開導鄉愚，舍鄉學何以哉？又曰：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強，而在我國之貧弱。我民之頽頽，頽則無禮義而昧時勢，穢則退蠻野而觸禍機。自唐以來，治民者，有政無教，積漸以至斯極。民心久散而無統緒，故虛妄鄙俚之邪術，足以誘之而爲非也。又曰：學政有整頓風化之責，世俗特以校閱試牘爲盡職，而委教民爲地方官之事。民俗美惡，遂不過問。今西人制我，練兵謀餉，督撫之權，均爲西人所忌，惟學使職在教學，可行其志，是學政之權尙在。愚請以六義學獻，以爲整頓關中鄉學之嚆矢。然沈公對於此事，未見答復，蓋以有所爲難，不能實行。惜哉！嗚呼！使先生六義學之辦法，早推行於關中，鄉里有人才，自衛有能力，吾知今日強梁之土匪，狡狠之軍閥，必不能縱橫於關隴之間，以成十餘年之亂。先生燭照未來，深知不教之民，不可以徵倖於亂世，故其言如此。然前說俱在，補牢之計，爲時未晚。我鄉里之長官士人，我黨部國府之明達當道，我全國之志士仁人，其速知所取法哉！

先生師友之淵及其傳授、

先生家世寒微，長值回祿之亂，殘骸不給，而好學不休，同縣李編修，振奇人也，與先生晤語，以陽明之學，先生深信服之，編修家藏書最富，留先生教其子，即瑞自此學問日進，其交柏先生景偉也，由于先生之堂兄某，柏字子俊，長安人，以舉人保升知縣，實經世才，曾佐巡撫劉典軍事，聞學生好學，欲見之，先生時授徒鄉間，託辭不往，柏先生知之，親訪于鄉塾，至則先生他出，見案上所閱之書，與其日記，細閱之，大驚曰：此人當為吾師何？云友也，自是引為深交，討論經世之學，以氣節互砥礪，與李編修相伯仲，先生經史之學，又得之于貴賓黃布政彭年，黃初為關中書院山長，拔先生于諸生之中，其後十餘年，黃官陝東司，與柏先生交薦於林學使，啟任味經書院山長，柯學使逢時繼之，整頓書院事，獎勵優秀，校刊經史，故歷任學使，惟柯公交最深，次則南豐趙學使惟熙，值甲午之後，設時務齋，崇實書院，講辦機器識布，其後先生遭謫山居，提學沈公衡，力佐佑之，至辛丑年，朝議再變法，先生之名，復聞於世，先生教士為學，以獨出見解，刻苦自勵為主，以依傍他人，俯仰隨俗為大恥，實有近時創作改造之精神，與弟子談論，每日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此其無畏之氣概，近世未之有也，弟子有名者，李工部岳瑞，陳解元藩，楊孝廉憲，邢孝廉庭英，王孝時，鍾廉拔貢，王章，魏之杰，胡大使坊，郭大全，

毓璋，情先後逝世，其存者姑略焉。

(四) 黨禍時代先生之態度暨先生沒後陝亂之關係

先生之學術改革，始於甲午中日戰後，知中國非變法不能圖存，于是議廢八股，習算數，以鼓舞人才，而梁任公之時務報，方行于上海，譯撰西人學說，指導國人，先生見之，贊其門人陳濟南游，兄任公談南海之學，以聞於先生，信使往還，名字遂通，其時惟議學術之異同而已，戊戌八月政變，以康梁為大逆，陝人趙舒翹，長刑部，舊與先生為至交，以新舊主張不合，至此電達陝撫，罷先生院長，京朝官附和之，而先生賢門人之識康梁者，悉以康黨目之，先生既去味經，居于醴泉之烟霞洞，貧無所有而講論不輟，門人有以韜晦之說進者，先生曰：直道而行，何恤人言，有來學者，吾不之拒，其不來者，又何能招，居山中年餘，四方來學者，頗不乏人，而朝士謗論，一如在味經時，學若岳瑞，以黨案罷官歸，先生見之，論以順受，陳君濤游粵，先生勉以努力，此外味經門人，大半分散，其後廣甘肅大學堂之聘，頗有陳蔡不及門之感，當時有詩云：我生命果遺磨蝎，千里間關欲為何，遠志虛名成小草，有朋樂事負豪華，黃河強悍秦人俗，白塔嬉游下里歌，久別烟霞難自遣，不堪對鏡鬢毛皤。

西風肆虐撼崑崙，舉起神州莽蕩昏，黃竹新歌王母醉，白蓮舊術死人存，已聞間使通縣度，誰作長城閉玉門，滾滾濁河仍直下，中流砥柱不堪論。

以上二詩，為游甘書感五首之二，惟悻悻時，已可概見，其庚子六月山居，聞拳亂，有詩云：

何人鑿洞貯烟霞，盡盡耕耘廢幾家，地豈有靈能待我，天真蓄意欲存華，野逢旱魃無青草，朝運神謨下白麻，臣朔不憐飢欲臥，謀徒閒種木棉花。

山川改易五朝頻，谷口名歸鄭子真，豈有黃龍香紫極，偏聞赤子着紅巾，鬼魅附體紛生亂，鯨鯢磨牙暗伺人，遷世迂儒何所補，農桑庠序是經綸。

兩詩，亦可想見先生山居態度，自問以山中終老矣，而後年有甘肅之行，實欲以學說改造甘肅，泯漢回以後之爭，乃勞瘁以終，不竟其志，惜哉。

先生沒後之八年，歲辛亥九月，陝西革命事起，其事學界數人倡之，借助於新軍之變兵，哥老會之頭目，新軍掠財旋散，會匪得勢，徧開碼頭，幸及早剪除，得以無事，然秩序動搖，禍機已伏矣，其後陝人互爭權利，始則渭河南北，雙方戰鬥，繼則各引外兵，藉圖報復，土匪四起，全省因之糜爛，而後來之客軍大肆剝削，早災連年，居民死亡不知若干，陝災遂為全國最慘之區，追

數原因，先生義倉之事早廢，鄉學不立，民愚無識，非受人之蹂躪，即暴橫無忌，假軍隊以作惡，如民五六十年以來之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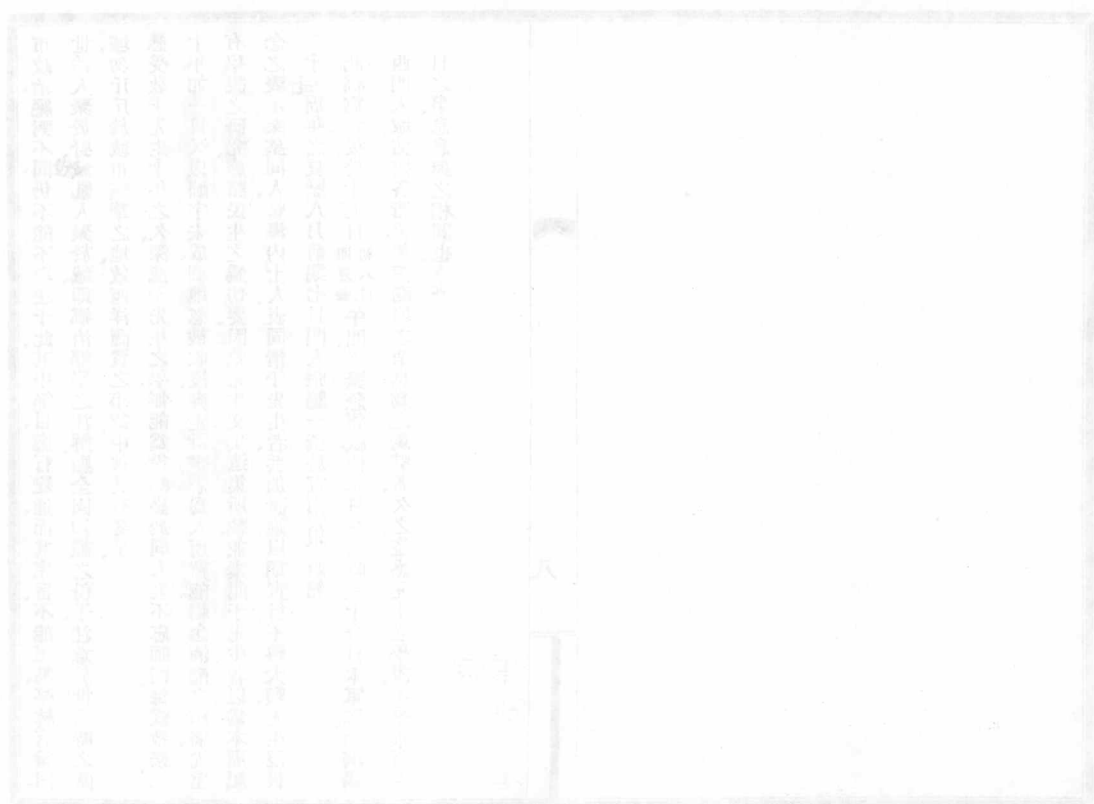
(五) 先生學說在今日之價值

先生學說，關於過去之事實，既如以上所言，其對於今日時勢，是否視為無用，抑視為可採，為努力之價值，請以中國現象論之，今日各省政治，是否進步，民人職業，是否安輯，土匪是否淨盡，教育是否普及，如其不然，用先生之學說，是否簡而易行，可以收民人之信，從獲工作之實效，再觀共產之禍，南中數省水深火熱，而江西方面，中央軍隊集中，為數不少，而至今未奏膚功，最近江淮水災，徧十六省，各方籌賑，力竭聲嘶，東北外交之嚴重，等於箭在弦上，種種危險，令人不寒而慄，起視政府之計畫，如教育實業自治各項，條理精密，無可置議，然按之現在情形，殊非一二年所能做到，而風雨漂搖，迫不及待之中國，欲為喚起民眾之主張，根本救國之主張，簡而易行，不為文字粉飾之主張，孰有如先生之鄉學鄉治之辦法，取信於吾民，收效於期年之可恃乎，以鄉學鄉治為政府新政之前驅，民治有根基，而後諸凡新政方可施行，此切要之圖，也不惟今日，此後之謀國者，洞察吾國過去數千年歷史，實為鄉野之政治，與西洋之城

市政治，絕對不同，仍不能不取法于此，其中節目，應行變通，而其宗旨，不能更易，亭林有言曰：世治人聚於野，城亂人聚於城，即鄉治鄉學之注解，願全國知識之份子，注意於世治時之區域，勿斤斤於城市繁華之地，效西洋商賈之事業，中國其有考乎？

愚受教于先生十年之久，深愧于先生之學，無能爲役，然感於同人之不忘師門，每歲致祭，二十年如一日，又以祠宇未成，祠地忽被收沒，奔走計畫，悉爲人所難能，轉念酒醴之肅，將尤當有學說之研究，施諸民生之爲切要，因就先生文集遺集所載，並素聞于先生者，以爲本周紀念之表示，深望同人暨海內士人，表同情于先生者，共加討論，以期實行，不勝大願，先生沒後二十九周年之夏，歷八月初七日，門人張鵬一撰於宣南富平西館。

此稿寫定後，於十九日即夏歷初八日午間，得緊急報紙傳本日本晨六時三十分日本軍隊，由瀋陽西門入城，佔據各衙署，焚掠商埠之消息，爲之驚駭者，久之，益感先生之學說，不早推行，今日之事，息息與之相關也，又記。



朴公家傳

朴公家傳

長白恩豐著

公朴氏諱興文字翰臣先世奉天人也清初扈從入關隸正黃旗滿洲順治二年隨固倫永安公主下嫁科爾沁圖什業圖親王給事郎第公曾祖隱居涿州林公祖父復居都城世有隱德公性仁厚幼嗜學既長以孝友見稱鄉里平居淵默言動必循禮法弱冠由太學生應京兆試寄籍大興屢不第乃納官主事執法西曹為時引重每錄囚未嘗不惻怛於懷其天性然也既而改官縣令之黔南歷宰安平經陽貴筑諸劇邑所至有聲黔省多幕僚用事公悉謝絕宰經陽時迭出鉅案七起公措置裕如無留牘焉及蒞貴筑適值水災公督造簿籍為民請命遭大吏駁斥扼腕者久之會言官揭參大吏以下錮秩有差公獨免吏議黔人愛之公年五十見時事日非遽解組歸建宗祠輯家乘睦宗鄰恤貧苦優遊林下者二十餘年及戊戌變政庚子西狩以迄辛亥禍亂相尋卒移清祚人咸服公先見云公生於道光甲辰年九月初二日子時卒於丁巳年十月二十七日巳時春秋七十有四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涿州楊胡屯之原公元配潘氏繼配葉

赫氏累封恭人女一適瓜爾佳氏先 公逝以弟心
甫公之子景綬嗣 公為後孫二人廷準廷度

二

年譜

公朴氏諱興文字翰臣先世奉天人清初扈從入關
隸正黃旗滿洲順治二年隨國倫永安長公主下嫁
科爾沁圖什業圖親王公主薨逝時 公

太高祖年甫七齡怙恃俱失不果回旗 公 高祖在府

供差 公 曾祖始居涿州北鄉楊胡屯後後公

祖遂於其地立墓焉後家道中落復居都城經理公主

遺產 公 父澄輝公繼之世有隱德識者知具克

家之有後焉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歲九月初二日子時 公生

三

二十五年乙巳二歲

二十六年丙午三歲

二十七年丁未四歲十二月 公弟心甫公生

二十八年戊申五歲

二十九年己酉六歲

三十年庚戌七歲 公入塾讀書穎悟過人業師器

異之

咸豐元年辛亥八歲 公胞妹生

二年壬子九歲

三年癸丑十歲

四年甲寅十一歲

五年乙卯十二歲

六年丙辰十三歲

七年丁巳十四歲

八年戊午十五歲二月 公第二妹生

九年己未十六歲

十年庚申十七歲

十一年辛酉十八歲 公嘗自言曰丈夫當宣猷皇

家為民造福困守府第無益也嗣以世遠年湮京旗
檔冊失考乃入大興縣民籍由監生應順天鄉試不

白

第九月 公 妣馬太夫人卒

同治元年壬戌十九歲 公 繼母張太夫人來歸

二年癸亥二十歲

三年甲子二十一歲二月 公締婚潘氏是為 公

元配潘恭人涿州涿全村之望族也時 公弟年十

八經營家計暨公主遺產中之年久遺失者悉皆清

理井井有緒 公欣慰以家政付弟專心學業思博

一第以慰親心

四年乙丑二十二歲

五年丙寅二十三歲七月 公長女靜貞生

六年丁卯二十四歲

七年戊辰二十五歲

八年己未二十六歲 公 繼母張太夫人卒

九年庚午二十七歲

十年辛未二十八歲十月遵籌餉例報捐主事籤分

刑部十二月到部派貴州司學習行走

十一年壬申二十九歲十月 公次女慧貞生

十二年癸酉三十歲十一月充貴州司主稿兼督催

所行走 十三年甲戌三十一歲十一月學習期滿經部憲奏

五

留奉

旨以本部主事補用欽此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二歲恭逢

梓宮奉移

山陵禮成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賞加隨帶一級欽此十二月二十三日 公

父澄輝公卒父性嗜酒終日杯不釋手至夕仍置酒榻

旁覺後復飲繇是構疾 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四

十餘日彌留之際 公默禱蒼穹願以身代卒不起

二年丙子三十三歲

三年丁丑三十四歲正月 公 祖妣楊太夫人

卒

四年戊寅三十五歲

五年己卯三十六歲二月江蘇滇捐案內加捐員外郎升銜四月服闋到部仍充貴州司主稿兼司務廳督催所行走

六年庚辰三十七歲

七年辛巳三十八歲

八年壬午三十九歲

九年癸未四十歲 公次女慧貞殤

六

十年甲申四十一歲

十一年乙酉四十二歲秋圍報罷 公在部供差除

丁憂前後十二年九困場屋未獲一第科舉之志乃

已

十二年丙戌四十三歲十二月保送倉差經

欽派王大臣驗放具奏奉

旨記名以倉差用欽此

十三年丁亥四十四歲時 公弟經理家政頗稱小康惟酬應過鉅仍未免入不敷出 公以部曹清況不欲重累及弟遂於十一月遵鄭工例改捐知縣遇

缺儘先選用

十四年戊子四十五歲正月元配潘恭人卒二月籤掣貴州綏陽縣知縣三月初一日經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貴州綏陽縣知縣著朴興文補授欽此四月遵山東賑

捐例加捐同知銜五月 公繼配葉赫恭人來歸七

月領憑揭春啟程十月二十二日到省奉藩憲史念祖委調署安平縣事十一月到任視事

十五年己丑四十六歲三月蘇皖賑捐案內保獎花翎五月初二日奉藩憲檄飭赴綏陽縣本任二十六

七

日交卸安平縣事六月十七日蒞綏陽縣本任

十六年庚寅四十七歲署中公事向為幕友把持一

咨一詳動為掣肘適幕友某因母喪請假擬荐人自

代 公以久任西曹素習名法遂謝却之是年迭出

命案七起 公處理悉當申之省憲得從優議叙

十七年辛卯四十八歲八月 公弟心甫公之子景

綬生

十八年壬辰四十九歲四月十五日奉釐金總局檄

委兼辦綏陽釐金二十一日接辦

十九年癸巳五十歲三月初三日奉藩憲檄調進省